

中國現代文讀本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編

中國現代文讀本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發行

序

時文といふと科擧時代に於ける八股文に聞えて、この四五十年來の現代文乃至白話文にはどうしても相應はしくない名稱である。又三面記事や商用書簡を標準とする所謂時文では、兩國青年が心から語り合ふに資すべく餘りに不充分である。

山室館長茲に見る所あつて、この『中國現代文讀本』の編纂を意圖せられた。これ二三同人——尤炳圻、洪炎秋、其他諸氏——と共に自ら菲才その任にあらざるを覺知しつつも、その役に參與することを敢へて辭しなかつた所以である。

されど白話文もその實未だ、洗練せる段階にまでは進んでゐない上に、これまであまりにも關心を持つてゐなかつた同人の目には、實にその僅かな部分しか入らなかつたことを、この二十ばかりの短篇を選び出すことによつて、今更ながら痛切に感じた。そして僅かな而も親切の足りない註も、見當のつかかなかつたため、凡べて今後修正の機會に譲り、今は指導に當られる先生方に宜しくお願ひすることにせねばならぬのを遺憾とす。謹んで同人を代表して一言深謝の意を表したい。

中國現代文讀本目次

一	一個慈藹的兵丁
二	背影
三	寄給母親的信
四	半農談影
五	老柏與野薔薇
六	貓
七	學問之趣味
八	勝業
九	一個人在途上

冰	朱	吳	劉	陳	鄭	梁	周	郁
心	自	曙	半	衡	振	啓	作	達
	清	天	農	哲	鐸	超	人	夫

一	五	三	三	六	二	元	七	三
---	---	---	---	---	---	---	---	---

中國現代文讀本

一〇	書生的一週間	趙景深	四〇
一一	呼冤	章衣萍	三五
一二	小品和蒼蠅	傅東華	三三
一三	秋夜	魯迅	二七
一四	幽默解	林語堂	二五
一五	喫茶	周作人	二五
一六	談趣味	朱光潛	二九
一七	牛	沈從文	二九
一八	擡頭見喜	舒慶春	二〇九
一九	無常	魯迅	二五
二〇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二三〇

一個慈藹的兵丁

謝冰心¹

一個慈藹的兵丁

小玲天天上學，必要經過一個軍營。他挾着書包兒，連跑帶跳不住的走着。但是過那營前廣場的時候，便把脚步放遲了，看那些兵丁們早操。他們一排兒的站在朝陽之下，那雪亮的槍尖，深黃的軍服映着陽光，十分的鮮明齊整。小玲在旁邊默默的看着，喜歡羨慕的不得了。心想：『以後我大了，一定去當兵，我也穿着軍服，還得搵着槍。那時我要細細的看槍裏的機關，究竟什麼樣子。』這個思想，天天在他腦中旋轉。

有一天，按着往常的規矩，正在場前凝望着的時候，忽然覺得

有人拊着他的肩頭。他回頭一看，只見是看門的那個兵丁，站在他背後，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縮，又不敢走開。兵丁笑問道：『小學生，你叫什麼？』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問道：『你今年幾歲了？』小玲說：『八歲了。』兵丁忽然呆呆的兩手拄着槍，口裏自己說道：『我離家的時候，我的勝兒不也是八歲嗎？』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時候，慢慢的挪開數步以外，便飛跑了。回頭看時，那兵丁依舊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學，又經過營前，那兵丁正在營前坐着。看見他來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過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邊。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顏面，深沉的目光，却現出極其溫藹的樣子，漸漸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槍。兵丁笑着遞給他。小玲十分

的喜歡，低着頭只顧玩弄。一會兒擡起頭來，那兵丁依舊凝想着同早晨一樣。

以後他們便成了極好的朋友。兵丁又送給小玲一個名字，叫做『勝兒』。小玲也答應了。他早晚經過的時候必去玩槍，那兵丁也必是在營前等着。他們見了却不多談話，小玲自己玩着槍，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

小玲終竟是個小孩子。過了些時，那笨重的槍也玩得膩了。經過營前的時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時因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覺得厭煩，連看操也不敢看了。遠望着那兵丁出來，便急忙走開。

可憐的兵丁！他從此不能有這個嬌憨可愛的孩子，和他作伴

了。但他有什麼權力，叫他再來呢？因為這個假定勝兒，究竟不是他的兒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舊在那裏等着；他藏在樹後，恐怕驚走了小玲。他遠遠地看着小玲連跑帶跳的來了，又嬉笑着走過了。方纔慢慢的轉出來，兩手拄着槍，望着他的背影，臨風灑了幾點酸淚！

他幾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覺的有好幾個月了。

這一天早晨，小玲依舊上學，剛開了街門，忽然門外有一件東西，向着他倒來。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桿小木槍，槍柄上油着紅漆，很好看，上面貼着一條白紙，寫着道：『勝兒收玩——愛爾的老朋友——』。

小玲拿起槍柄，來回的念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忽然舉着槍，

追風似的，向着廣場跑去。

這隊兵已經開拔了，軍營也空了。——那時兩手拄着槍，站在營前，含淚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藹的兵丁，却是嬌憨可愛的小玲了。

一 背 影

朱¹ 自 清

背 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²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³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

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⁴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到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纔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去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真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⁸，穿着黑布大馬褂⁹，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

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背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¹¹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他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¹²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影

母親，

今天的天氣很好，滿心想早起到海邊去散步的，不知怎的在這清早，他又和我鬪嘴了。母親，儻不要責備我吧！我什麼都讓着他，然而他還是要生氣，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來海濱時，都以為沒有蚊子的，所以只帶了一頂帳子來，這頂帳子給他掛上了。我這幾天便沒得帳子，夜夜喂着蚊子。

他今天醒得很早。他教我起來替他掀起帳子，我起來稍遲一點，他便生氣了，把紗帳撕了一個大洞。這真把我氣壞了。但爲了要

三 寄給母親的信

吳¹曙 天

讓他，便一句也不言語，從箱裏找出針線，把那個大洞補好了。他纔笑起來了，這點小小的風波也就過去了。

然而在喫早飯的時候，爲了一個饅頭，他又和我鬪嘴了。那幾個饅頭還是我去買來的，因爲病院裏飯食不好，他總嚷着不消化，買點麵食來預備着。廚子替我們蒸了一盤來，我掰開一個，瞧瞧那肉餡，好像有些壞了。因爲還是前天下午買來的。我說：『不要喫了吧。』他忽然臉孔一沉，氣得把饅頭摔出去了。呵，他的脾氣近來越變越壞了，動不動就是摔東西，撕東西，一點也不愛惜。母親，這都是我太愛他了，所以他變得這樣，倘也不要責備他吧。我爲了他的病，願意自己永遠喫苦，我希望拿了自己心裏的痛苦，去換些他臉上的笑容，自己便心滿意足了。然而他爲了病的煩惱，百樣都覺得不

如意，我爲他喫盡一切的苦，他也體恤，不₁到了。我是很了解他的。

母親呵，喫苦算得什麼呢？他病好了，我便不再喫苦了。他未病以前是那樣的愛我的，我想，他病後也還是和以前一樣愛我吧。我只希望把這病愁的日月快快挨過去便好了。

他現在從海濱散步回來，看見我寫的信也許又要生氣了，明天再寫吧。

母親晚安。

女兒藻₁上六，二〇。

四 半農談影

劉₁ 半農

二十年前的照相₂，照例是左坐公而右坐婆，中間放一張茶几；

几上有的是蓋碗茶，自鳴鐘，水烟袋，或者還要再加上些什麼不相干的東西。這種的照片現在已經不大看見了。而照相館裏鬧的笑話，還仍舊是層見疊出。某照相館的掌櫃告訴我：「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照得很不錯，顧客却以爲極壞，說：『這是什麼東西！非給重照不可。』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照得真不像樣，顧客却得意非常，添印了一打又一打。有時候，我們覺得面孔太大了，非加上軟光鏡不可，顧客却憤憤的說：『我好好的臉，怎麼儼給照浮腫了！』甚而至於有過一次，有一位老先生要照一個一尺二寸的半身。我們說：「這樣照出來一定不好，不如照了小的再放大。」而他一定不願意，而且還不許用軟光鏡。請問這樣照法，如何能照得好？又有一次，一位太太吩咐後面要用馬路的背景，前面却要放上几兒，椅兒，花

坪
三十五卷大琴

兒，瓶兒，琴兒，瑟兒，種種的擺設。這樣不倫不類的佈置，我們照的時候就在笑了，照出來叫僮看見了，如何不搖頭而嘆氣。』嗚呼！吾搖頭而嘆氣乎？』天下無如喫飯難！』

然而還有更倒霉的咧！人家請了個畫師來，當然要由主人親自招呼，至少也是書記，帳房，姪兒，小鼻子之類；先請坐，次請茶，再請烟，也是一定的程序；畫到一半，亦許還端出四碟子的無聊點心來。找了個照相的來可就兩樣啦！『來了麼？叫門房裏等。』於是乎勞僮駕，稀臭的門房裏請僮坐一下；而門房大爺的底子錢，也就不得不給。說的是三點鐘照，看看已經四點了，上頭還是睬也不睬。於是乎再等；由四點而四點半，而五點，而五點半，夫然後纔敢陪着笑臉向門房說：『勞駕上去回一聲：再遲啦光不够啦。』於是乎門房大

爺慢拖慢拖的走進去，一走走了半點鐘。¹³於是乎再過了半點鐘，纔見主人們喫得酒醉糊塗的滾也滾的走出來，一走又走了半點鐘。於是乎這樣排，那樣排，一排又排了半點鐘。於是乎照：這可用不着半點鐘，一秒鐘就够了！

這種的職業簡直不像人做的！幸而我們雖照相而不開照相館，猶得自命清高，竊附於長衫朋友之林。人家見了，也得瞎敷衍兩聲，說『憑照相照得好啊！這頑意兒倒有意思。』其實，這好比我們洗澡之後，自己也會扳起臭腳來修修扞扞，幸而不到澡堂裏去做扞脚的買賣，此所以仍得像煞有價事而上傲王侯耳！

五 老柏與野薔薇

陳¹衡哲

老柏腰大十圍，枝葉蔽天。一天，正當他怡然自得，微微發出吟嘯之聲的時候，忽然瞥見西邊牆角的一株野薔薇。

老柏 唉！唉！儼然她多美麗，多柔媚，怪不得主人那樣的愛她。像我這樣的老廢物，又不開花，又無風韻，對着她好不慚愧啊！

野薔薇（不曾聽到老柏的感嘆）唉，一朵野花！水月似的美麗，朝露似的生命，生時偎依牆角，死後一星泥土，禁不起風，禁不起雨，禁不起烈日薰炙。唉，這便是我的一生！儼然那老柏，偉大英俊，堅貞不朽，風打不折，雨淋不腐，日炙不枯。老柏老柏，儼是多麼可敬呵！

老 柏 與 野 薔 薇

柏 是誰在嘆息，誰在叫喚我的名字？

薇 是我，是一朵渺小脆弱的草花，在叫喚你。

柏（驚喜） 呵，原來是你，我的美麗的姑娘！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薇（受寵若驚） 只要你不棄。

柏 那有這話。呵，小姑娘，我正在想，假如我能像你那樣的美麗，我就只活一天也願意。

薇 這太奇了，因為我也正在想，假如我能像你那樣的美麗，我就一輩子不開花也願意。

柏 這是怎樣說起呢？你羨慕我，我羨慕你，不知道我們的生命，到底那一個有意義？看呵，那邊主人來了，讓我來問他一問吧。

主人（唱著） 百年老樹的槎枒，不如妙曼的草花；草花完成了生命

的意義，老樹的缺憾終身無補期。

柏 不用問了，他不是已經說明白了嗎？

薇 三天光榮，永遠的毀滅；主人的說話，不能使我心折。

柏 只要那光榮是圓滿的，圓滿之後，跟着毀滅，豈不更漂亮，更清潔。

薇 儻又何嘗不圓滿？却也用不着毀滅。

柏 我沒有美妙的花朵。

薇 永青的枝葉，蕭疏的風骨，豈不比一朵草花高尙千萬倍？

柏 比那胭脂花，鷄冠花，以及其他雜花高尙千萬倍，但不能比儻。

薇 這又奇了，我與他們不同嗎？

柏 儻與他們的不同，正如水晶與玻璃球的不同。儻有的是天才

和美麗，雖然儻的生命是那樣的不久。他們的生命是委瑣庸弱，不能打動人的感情，不能啓發人的思慮。他們生也糊塗，死也糊塗，他們那能和儻比。

老 柏 他們不也開着纖小的花朵？

柏 那算什麼花朵？那不過是生命的贅疣，無意義的贅疣，不能自
主的贅疣……老柏正說着，忽見野薔薇漸漸的萎了下去。他正想追
問，忽聽她說道：

野 薔 薇 唉，水泡似的生命！烈日來了，他將炙我成灰。老柏，老柏，珍重吧，
再見了！

野 薔 薇 一面說着，一面把頭倒下去，待老柏再看她時，她已萎死了。

柏（慨嘆的唱着） 雖然僅僅三日的光榮，終究完成了生命的意義，圓

滿，徹底，和盡量的陶醉；我那有福氣到這個境地？

六 貓

鄭¹
振鐸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籐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的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

貓

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污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去逗牠，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儷。』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²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却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回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

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晒太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弔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個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纔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罵道：『儂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纔不亂跑呢！』我回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捕捉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聲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

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纔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纔不見了
貓
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
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
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纔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
23

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很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爲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有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對於牠，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

貓

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晒太陽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頑，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吃鳥呢。』

着了。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麼東西把牠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是誰？牠常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爲什麼不小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卻沒找到。真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為。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吃着什麼。我想，牠一定是在吃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牠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憤的，以為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吃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臺，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真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我很想補救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鄰家的屋脊上。我對於牠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

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七 學問之趣味

梁¹ 啟 超

學 問 之 趣 味

我是²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³『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贖⁴下僅有個○了。我以為：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纔有價值。若哭⁵喪着臉捱⁶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⁷中國人見面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近來做何消遣？』這句話我聽着便討厭。話裏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⁸有法子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點

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為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

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他是好的。但怎麼樣纔算趣味，不能不下一個註腳。我說：『凡一件事做下去不會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結果的，這件事便可以為趣味的主體。』賭錢趣味嗎？輸了怎麼樣？吃酒趣味嗎？病了怎麼樣？做官趣味嗎？沒有官做的時候怎麼樣？……諸如此類，雖然在短時間內像有趣味，結果會鬧到俗語說的：『沒趣一齊來』，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質，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所以能為趣味之主體者，莫如下列幾項：一勞作；二遊戲；三藝術；四學問。諸君聽我這段話，切勿誤會以為我用

學問之趣味

道德觀念來選擇趣味。我不問德不德，只問趣不趣。我並不是因為賭錢不道德纔排斥賭錢；因為賭錢的本質會鬧到沒趣，鬧到沒趣便破壞了我的趣味主義，所以排斥賭錢。我並不是因為學問是道德纔提倡學問；因為學問的本質能夠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合於我的趣味主義條件，所以提倡學問。

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未曾領略到時，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佛典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倘問我這水怎樣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詞說盡，也形容不出給僮聽，除非僮親自啜一口。我這題目——學問之趣味，並不是要說學問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會嘗得¹⁴着學問的趣味。

走：
諸君要嘗學問的趣味嗎？據我所經歷過的有下列幾條路應

第一，『無所爲』（爲讀去聲）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無所爲而爲』。凡有所爲而爲的事，都是以別一件事爲目的。以這件事爲手段；爲達目的起見勉強用手段，目的達到時，手段便拋卻。例如學生爲畢業證書而做學問，著作家爲版權而做學問，這種做法，便是以學問爲手段，便是有所爲。有所爲雖然有時也可以爲引起趣味的一種方便，但到趣味真發生時，必定要和『所爲者』脫離關係。僮問我『爲甚麼做學問？』我便答：『不爲甚麼。』再問，我便答：『爲學問而學問；』或者答道：『爲我的趣味。』諸君切勿以爲我這些話掉弄靈機；人類合理的生活本來如此。小孩子爲甚

麼遊戲？爲遊戲而遊戲；人爲甚麼生活？爲生活而生活。爲遊戲而遊戲，遊戲便有趣；爲體操分數而遊戲，遊戲便無趣。¹⁶

第二，不息：『鴉片烟怎樣會上癮？』『天天喫。』『上癮』這兩個字，和『天天』這兩個字是離不開的。凡人類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攔久了不用，他便會麻木會生鏽。十年不跑路，兩條腿一定會廢了；每天跑一點鐘，跑上幾個月，一天不得跑時，腿便發癢。人類爲理性的動物，『學問慾』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種；只怕懶出了學校，便和學問告辭，把所有經管學問的器官一齊打落冷宮，把學問的胃弄壞了，便山珍海錯擺在面前也不願意動筷子。諸君啊！諸君倘若現在從事教育事業或將來想從事教育事業，自然沒有問題，很多機會來培養爾學問胃口。若是做別的職業呢？我勸爾每日除本

業正當勞作外，最少總要騰出一點鐘，研究爾所嗜好的學問。一點鐘那裏不消耗了？千萬別要錯過，鬧成『學問胃弱』的證候，白白自己剝奪了一種人類應享之特權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總是慢慢的來，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纔越得好處。假如爾雖然每天定有一點鐘做學問，但不過拿來消遣消遣，不帶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來。或者今天研究這樣，明天研究那樣，趣味還是引不起來。趣味總是藏在深處，爾想等着，便要入去。這個門穿了一穿，那個牕戶張一張²²，再不會看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纔說：『研究爾所嗜好的學問，』嗜好兩個字很要緊。一個人受過相當的教育之後，無論如何，總有一兩門學問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經懂得大概，可以

作加工研究之預備的。請僱就選定一門作爲終身正業（指從事學者生活的人說）或爲本業勞作以外的副業（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說。）不怕範圍窄，越窄越便於聚精神；不怕問題難，越難越便於鼓勇氣。僱只要肯一層一層的往裏面追，我保僱一定被他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電，越磨擦越出。前兩段所說，是靠我本身和學問本身相磨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時會停擺，發電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賴別人幫助。一個人總要有幾位共事的朋友，同時還要有幾位共學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來扶持我的職業；共學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同一性質，同是用來磨擦我的趣味。這類朋友，能夠和我同嗜好一種學問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打夥研究。即

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塊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覺把彼此趣味都磨擦出來了。得着一兩位這種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儻肯找，斷不會找不出來。

我說的這四件事，雖然像是老生常談，但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會這樣做。唉！世上人多麼可憐啊！有這種不假外求不會蝕本不會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沒有幾個人肯來享受！古書說的故事³¹：野人獻曝；³²我是嘗冬天曬太陽的滋味嘗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獨享，特地恭恭敬敬的來告訴諸君。諸君或者會欣然採納吧？但我還有一句話：太陽雖好，總要諸君親自去曬，旁人卻替儻曬不來。

八 勝² 業

周¹ 作 人

勝 業

偶看菩薩戒本經。見他說凡受菩薩戒的人，如見衆生所作，不與同事，或不瞻視病人，或不慰憂惱，都犯染污起；只有幾條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勝業，不欲暫廢。我看了很有感觸。決心要修自己的勝業去了。

或者有人問：『儻[?]也有勝業麼？』是的。各人各有勝業，彼此雖然不同，其爲勝業則一。俗語云：『蝦蟆墊牀脚。』夫蝦蟆雖醜，尙有蟾酥可取，若墊在牀脚下，蝦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我旣非天生的諷刺家，又非預言的道德家；旣不能做十卷論語，給小孩們背誦，

又不能編一部笑林廣記，供雅俗共賞；那麼高談闊論，爲的是什麼呢？野和尙登高座妄談般若，還不如在僧房裏譯述幾章法句，更爲有益。所以我的勝業，是在於停止製造（高談闊論的話）而實做行販。別人的思想，總比我的高明；別人的文章，總比我的美妙；我如棄暗投明，豈不是最勝的勝業麼？但這不過在我是勝。至於別人，原是各有其勝，或是征蒙，或是買姜，或是尊孔，或是吸鼻烟，都無不可，在相配的人都是他的勝業。

九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一個人在人途上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²晚年的作品孤獨³散⁴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呢？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不容易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的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歷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強家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忒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

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會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又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藐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慘傷的呼喚，便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

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一個人在途上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¹³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午節的

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¹⁵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僑曉得僑這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

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說懣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這望遠思親的傷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這點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不起，實在是我不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他連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小眼角上，就會迸流些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倘若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爾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爾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爾醫治罷了。』龍！爾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爾還不如快快的去吧！』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

一 個 人 在 途 上

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¹⁷一兩個月。

搬¹⁸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係當他下殮時燒給他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葡萄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他的

大褂兜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龍！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侮，僮晚上來告訴娘罷！僮怎麼不想回來了呢？僮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

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漂。

一〇 書生的一週間

趙¹景深

書 生 的 一 週 間

整²存來訪，以夏之一週間這個題目來徵之於喜歡寫寫文章的人之中的一個我。我想，平時糊裏糊塗的過着刻板、忙碌、空虛的生活，現在要我記下來，可真有些感到慚愧了。一³週間，李⁴白金斯基以這個題目寫了奪回縣城的大舉。我在這一週間能够多做些什麼事呢？說老實話，大約也只有到了時候就辦公，有了閒暇就譯書了。轉來轉去，總脫不出書齋。聖⁵陶也常歎息，文學有什麼用呢？這些問題且不去想牠，書生總⁶歸是書生，且在這談話會中插幾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氣還是很熱，與前兩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投在火爐裏似的，雖是有一點風，這風心很熱。上午只譯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盜的故事，這是兒童的詩園裏的一篇，我預備在最近把這本書用韻文譯完，供給中國的孩子們閱覽。

午後我正在校閱冰心的姑姑，蟄存就來了。他一來，我的精神就振作起來；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揚着濃眉，大聲的說着，隨時都像是演說似的——儼可以說他寫過追，決想不到他會寫上元燈。他那說話的爽快，所含有飽滿的生命力，常使儼羨慕不置。不看別的，只看他所編的現代，排列的新穎，真是一點也不含糊，圖畫印到邊端，每面旁邊的粗黑線，都是別致而又美觀的地方。他要我寫這正

在寫着的文章。我說：『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過了一週，我就從今天起，每天記一點，到時候再奉上吧。』

他走後我再校冰心姑姑的樣稿。姑姑寫兒童的初戀，柔和而又嫵媚。在這一集中我最愛這一篇。它的含意，頗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ce”，以初生的小兒爲主人公，假設他所看的醫院裏的不平等。以寫實主義的尺來量，這篇是不合理的，沒有真實性的；若說冰心作風的改變，大約這一篇算是最明顯了；粗一點說，可以說是『從寫實到象徵的。』第一次宴會雖被人認爲是風格的轉變，我則以爲寫戀愛並不怎樣濃重，基調仍是母親的愛，大約可以算作南歸的姊妹篇吧！

看大公報上文學副刊內馮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即梁遇春。

他在我所主編的現代文學（一九三〇）上常寫文章，可惜我至今還不會與他通信，留下一個寶貴的筆跡和友誼，我結婚時他送我的照片銀架，倒仍放在我的妻子的梳粧臺上，裏面插了我們倆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歲的年紀羅猩紅熱死了。

晚間又譯了一首史梯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間譯完格林的三條細綠枝和貓鼠同居。¹²¹³¹⁴

午後看穆時英的油布，備編青年界二卷四號之用。這篇寫的是搪瓷的工人，極爲逼真，文字亦極流利。大約寫工人至少有兩種：一種是沈鬱的，宛轉於自己的命運而不能自己，終至於快快而死；一種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奮鬥，轟轟烈烈的而死。穆先生

的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再者這篇若給舒月先生看見，也許要說作者是受了冰滸中楊志押解生辰綱這一段的影響了。在我看來，只就這篇油布而言，則作者也許受了一點柴霍甫¹⁵的影響。

七月十六日

鵝女¹⁷；譯格林的剪邊羅¹⁶，並寫後記一篇，完成格林童話全集第七集全部共約二十集。

晚間與妻子以及小峯夫婦等遊兆豐公園。兆豐公園我曾去過幾次，但夜遊却還是第一次。因為今晚的月亮將圓，又是星期六，所以纔動了我們的遊興。我們在一個池邊的椅上坐了許久，又在草地的椅上坐了一會。草地對面的兩株黑黻黻的大樹，好像兩個人的側面剪影，正在那裏鼻子對鼻子的談天。月亮底下的雲好像

一個穿山甲，可惜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上的一排樹作傾斜勢，這也許是由於“Perspective view”之故了。月亮旁的雲稀疏如扯鬆的棉，星也很疎，林蘭說：『明天要更加熱了，星這樣的少！』

七月十七日

與小峯應大杰約去看他。書馱子見了書就愛，我觀覽了他的
一櫥精裝的英文和日文書。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譯如屠格涅甫，¹⁸
¹⁹托爾斯泰，²⁰高爾基，柴霍甫，²¹劉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要籍爲
近代劇大系。

大杰，小峯，周憲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雀。午餐時大杰殺鷄以
饗，大快朵頤。午後雖熱不可當，但大杰夫婦的懇勤招待是極可感
的。大杰的大兒子五歲，我的長生六歲，看起來他的兒子却比長生

要結實壯健些，也大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氣熱極了，頭昏腦漲，除了規定時間的辦公以外，只是喫西瓜，談閒天，沒有甚麼可記的。

七月十九日

陳子展抱了一堆疆邨叢書和宋六十名家詞還來，我知道他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已經寫完宋詞的部分了。

譯格林的一隻眼兩隻眼²³，只成四頁。我是在憶念着幼時所讀的孫毓修的童話三姊妹的心情中譯下來的。

七月二十日

胡雲翼從長沙到上海來。這半年他想在上海從事著述。擬編

的有中國文學家評傳和中國詞史大綱。前者擬著錄純文學家七十八人，文章家亦在屏棄之列，惟兼能詩文如韓柳等者則亦錄之。

妻中暑，發熱，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閱書局中稿件外，還譯了幾首兒童的詩園。這以前我曾全譯過，後來我拿給徐志摩師看，他覺得沒有韻不大好。現在我就用韻文來重譯，已成三十餘首，可是志摩師已不及見了。我用韻都根據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我的詩集荷花最後一些首也有完全根據這本書的韻的。

一一 呼窈²

章¹
衣 萍

半農先生：

先生榮任副刊編輯，小弟不來道賀，却來呼冤，真是喪心病狂。但是這個年頭，唉，這個年頭，誰的心頭沒有幾分冤枉？別的不說，也不敢說。因為先生辦副刊，而又不我遐棄的向我要稿子，爲了投稿的問題，眼見不平已久，牢騷積到萬分，姑且借光貴刊，一吐爲快。登載與否，悉聽尊便；倘有錯字，務望改正。

呼
寬
我想社會上的刊物，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不歡迎投稿的，如語絲週刊，乃是同人雜誌。一種是歡迎投稿的，日報副刊，普通雜誌，肯出金錢買稿的，乃是公開的刊物。關於同人雜誌，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爲是同人的發表演論機關，『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來的文章不好，請爾等一等。我現在要說的，那是普通刊物，歡迎投稿的。

我是足跡沒有出過國門的，別國的情形我不知道。單就中國而說，我覺得普通掛着『歡迎投稿』的招牌的雜誌或副刊，可以編輯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稱之曰『元老投稿者』，這些投稿者在社會上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無論東西是好是壞，是鳳毛是狗屁，但在文壇上總有了一個位置。他們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載，題目是大號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欄。第二等可稱之曰『親屬投稿者』，這裏面包括的是編輯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愛人，他們或她們是與編輯者有切膚的關係的，他們或她們的稿子當然也不會擱下，¹⁰理當提前登載，以示親熱。第三等可稱之曰『投機投稿者』——這個名詞似乎不通，一時想不出好名詞來，姑且用了

再說——他們或她們是懂得編輯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紅信封或綠信封，而且稿紙上也不妨灑幾滴香水，或者是信封裏還夾着一兩朵鮮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麼女子大學和女子師範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個鮮麗婷婷的別號（pen names）於是編輯先生，軟坐沙¹¹發椅上，掀鬚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節所說全有事實可以證明，先生若不見信，不妨打個十¹²萬火急的專電給孫¹³伏老問個明白。小弟是從來不會說謊的。）第四等是『無名投稿者』，『無名』却並不是沒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會上尙無人知，故稱之曰『無名』。此輩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學生，窮困青年，他們創作心熱，發表心健，稿子揮筆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現在要呼冤的，就是爲了這一等人。

先生懶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會上的虐待，不是活該麼？¹⁵普通編輯者對於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為兩種：一種是『南方的鄭振鐸式』，二種是『北方的孫伏園式』——對不起。現在姑且請他兩老做了代表；雖然伏老現在是無『副』可『刊』，『逃』之天天了，鄭振鐸式的辦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來堆起來，捆起來捆起來，在上面批上『不用』兩個大字，於是『一切都完了。孫伏園式的辦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總得看一遍，遇着以為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兩個紅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兩個紅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所以記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又攔下了，也許一攔永無消息。於是伏老在京當

了幾年副刊記者，弄得怨聲載道，蜚語叢生。

先生，爾現在是榮任副刊記者了。爾的副刊當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爾將來對於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當採取何種辦法；還是採取鄭振鐸式的辦法呢？還是採取孫伏園式的辦法呢？我想，現在正是學者們提倡「節育」²⁰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遠不做。否則，鄭振鐸式的辦法，可以算是「溺嬰」，倒也是免得謬種流傳的一個好辦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許旁人說短長！中國雖然廣大，然而當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經文豪們互相選出了麼？爲了中國文壇前途，最好是把一般無名的創作家全壓下去。哈哈，我本來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寫到末了，自己也變成一個鄭振鐸式的信徒，因爲我知道藝術應該是「貴族的」，「文學應

呼
冤

該是『天才的，』作品應該是『水平線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麼東西，做文章！哼！爾也配！

弟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錄)

衣萍先生：

編輯先生歷積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實在却是一件大事，因為無名作者的作品中，也著實可以有得極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極壞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結果一定要埋沒了不少的人才。我現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論有名無名，無不趕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郵票的，無不立時退還。最難的乃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

有所不忍，只得暫時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時湊數。但無論如何，若是等了三四個禮拜而還沒有按插的機會，也就只得退還。我也是個懶人，但有了儻的警告，總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於看不起無名作者，那是劉復斷斷不敢；試看『小飯店裏』那篇小說，也是個尙未知名的作者寄來的，我給他在第一號裏就登了出來了。

弟劉復。

一二 小品和蒼蠅

傅¹東華

有人說，小品文是可以寫到蒼蠅那樣微的。又有人說，光寫蒼

蠅那樣微，不行；還得要寫宇宙那麼大。

蒼蠅¹？實²骨子末，宇宙派固然不會寫過宇宙，蒼蠅派也多僭真寫過蒼蠅³？儻裏邊兒有蒼蠅沒有？

沒有不是？⁴那麼可見蒼蠅派之提到蒼蠅，也不過那麼說罷⁵了。事實上，僭們的小品文是一逕閉着紗窗不讓蒼蠅飛進去的。這是因為僭們的不問那一套文體，都特別有一個班⁷底，特別有一班⁸角兒，閒人不能隨便混進去。比如詩歌裏邊，風花雪月，是四根台柱⁹子；前幾年的海派小說，也曾給¹¹蝴蝶¹²鴛鴦她倆姊妹獨佔過一時。

蒼蠅麼，它¹³跟僭們的文學向來就不大有緣分，不因為小品文小啦，就會跟它結起緣來的。不要說小吧，那麼比它再小幾十倍的蠅子，倒是跟僭們的文學有緣的，因為僭們的小品文不原是從『

捫蝨而談』起的嗎？僧們一有小品文，蝨子先就登了龍，先就做了文壇的清客。

蒼蠅想一想，真要氣破肚子。他說，蝨子，你那一行及得我！爾蒼白得那麼寒儉，能像我這麼金碧輝煌嗎？爾爬得那麼慢，我嘍的一飛，就打茅廁裏飛到大餐臺上了。爾悶聲不響的咬人，我會唱歌兒給人聽。可是人家偏要喜歡爾，真不公平！

話是不错，可是爾不知道當時的蝨子是文人身邊的親信，住的是近水樓臺¹⁹，爾蒼蠅，怎麼搶得了它的地盤！況且它也實在比爾蒼蠅有許多長處，讓我講幾樣給爾聽：

蝨子的季節是冬天，所以『捫蝨』一定聯帶着『向陽』兩個膀子從大袖子裏縮進來，打大領口裏伸出去，露出了半身，讓太

陽曬着，這是夠多麼味兒！倘如儂有肺病，還可以借此多來幾回日光治療。²⁰

翻開了領口，裏襟，褲腰，下褶，在襠襠裏，褶角裏，打一回田獵，得到了獵獲品，拿兩個拇指甲啣的一夾。這又是夠多麼清脆的聲音！借着『捫』的動作，儂跟人談話就用不着擡頭。萬一儂聽見觸心話，臉要紅，或者動氣了，臉要青，都可以藏過了，不讓人看見。這不是夠多麼方便的姿勢！

儂蒼蠅偏要揀夏天出來，人家光脖子，儂叮得他癢癢；人家在清談，儂噙到他耳邊去。那麼儂也得反省反省，怎麼好怪人家討嫌儂！²²

好在蝨子的運是早已走完了，儂也用不着再吃什麼醋。而且²³

僧們的小品文家，現在既然有人特別說起儂，想來是有意要提拔儂的意思。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儂萬萬不可錯過。儂要趁這時候變變儂從前的脾氣，改改儂從前的行爲。儂得知道，僧們的文人究竟是誰，他決不能忽然改了自己的脾氣來遷就儂，總得儂改了脾氣去遷就他的。

當然，儂跟僧們的文人，特別是僧們的小品文人，不大有親近的機會，儂實在不容易去捉摸他們的脾氣。可是儂們昆蟲界的同類當中，有好些個是僧們小品文人的好朋友，儂得看看它們的榜樣，學學它們，這纔慢慢的，儂就會知道僧們小品文人的性格了。

第一是蝴蝶兒，他在僧們小品文人眼裏是紅信人，²⁴誰都喜歡他的。原因當然就在她長得美麗。儂從這上頭，²⁵就知道僧們的小品

文人是愛美麗的。不過儻要學她，儻也得自己見諒，因為儻生就了那副胚子，要變也無從變。儻身上的顏色太濃：頭上幹麼要那麼紅？身上幹麼要那麼金碧輝煌，儻得多洗澡，把顏色洗得淡些兒。要跟蝴蝶那麼紅只是粉紅，黃只是粉黃，這纔能配儻們小品文人的胃口。

其次是蜻蜓，它也是儻們小品文人的好朋友。為的是它身胚生得清瘦，跟儻們小品文人是同類。儻們的小品文人多是風流才子，風流才子總是清瘦的，要是肥頭胖腦，不像個生意人嗎？那麼儻到尿缸裏照自家兒的嘴臉，那麼像洋花生米的一顆，一點不苗條，就怪不得人家討厭儻了。儻得學學蜻蜓，少吃東西，變得苗條些，人家自然會喜歡儻的。

又其次是知了，它顏色既不美麗，身胚又不苗條，幹麼也能在
僭們的小品文裏常常露臉呢？這是一來因為它有一口挺好的聲
音，知了知了的很像僭們小品文的節奏；二來因為它光喝露水，不
吃烟火食，因而弄得肚裏空空，除掉唱曲子所必要的性靈之外什
麼都沒有。這就跟僭們小品文人的性格完全一樣了。他們喜歡人
烟不到的山水，嫌惡烟火濃重的人寰；他們為要涵養性靈，所以要
滌淨襟懷，練的跟知了一般空洞。那麼僭就想一想，僭這麼終日鑽
糞缸，弄得滿肚子的惡濁，怎麼好軋進僭們的清高朋友一淘裏去？³¹
僭趕快要學學知了，跳出了糞缸，飛上了樹杪；排淨了腹中污濁，練
成了縹緲輕靈。至於僭那麼的噲噲然，實在也不大高明，暫時還是
少開口為妙。

最後還有蠶魚，它穿着白銀的鎧甲，翹着銀白的鬚鬚，在書葉裏如飛的跑，確實是很美麗的，可是它因在古書古畫裏常常跟們的文人碰頭，這纔跟他們做了好朋友。儂蒼蠅也得學學它，別這麼一天到晚的專幹追躑逐臭的勾當，要多跑幾回廟會，常到舊書攤上去逛逛，比如北平的廠甸兒，火神廟儂的足跡多了，自然品格會清高起來，不叫人家瞧不起。

好了，剛纔說的這些個，都是儂自家兒的同類，它們肯上進，所以都躋上文壇了。有志者事竟成，儂如今這機會是千萬不可錯過。而且事情並沒有怎麼難。只要儂少吃烟火食，多喝露水，把身胚縮得苗條，拿性靈代替腸胃，撇開了人世，遁入了山林，儂就可解脫這臃腫的臭軀，換上了輕靈的仙骨。原來儂們的小品文人，自己也是

這麼出身的。

蒼蠅，蒼蠅，毋自暴棄，吾於子有厚望焉！

一三 秋夜

魯¹

迅

秋

夜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

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³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

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垂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⁴眙；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窘⁵得發白。

秋

鬼眙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眙着許多蠢惑的眼睛。

夜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⁶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

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一四 幽默解

林¹語堂

幽默²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³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

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揅闡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

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為，如楊朱之徒，或是做龐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為利及孜孜為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

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王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鱉之語，也就夠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

幽 默 解

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僞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s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爲人，總感覺其酸練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眞在 comic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的，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爲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的諷刺，西文謂之『鬱剔』(Glib)。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眞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

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鬱，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臯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

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爲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責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下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却罵干祿之人爲豢養之牛，待宰之彘。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

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卽誣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甯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談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

幽 默 解

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卽作文章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¹¹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媲堯舜。暴斂官僚，¹³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旣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¹⁴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

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如定盦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個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瑛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

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一五 喫茶

周作人

喫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

之先生所說的『喫¹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 Teism）而且一定說得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澈巧妙的解說，不

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隨筆（原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roff）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卽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於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茶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

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餠餠』，其性質與『窩窩頭』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見出于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會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筋，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聲，次碗繼至，不違應酬，否則

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脚橋（實在並無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燻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⁵，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燻，

紅醬擦，辣醬搨：

周德和格⁶五香油燻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為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惟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澹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惟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為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為可惜也。

一六 談趣味

朱¹光潛

談 趣 味

拉丁文中有一句陳語，說：『談到趣味無爭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但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讀者對於作者恐怕也沒有旁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相信地球是方的或是泰山比一切的山都高，儻可以和他爭辯，可以用很精確的論證去說服他。但是如果他說花月痕比浮生六記高明，或是兩漢以後無文章，儻心裏儘管不以他爲然，口裏最好不說，說也無從說起。遇到『自家人』²彼此相看一眼，心領神會就行了。

這番話顯然帶着一些印象派批評家的牙慧³。事實上我們天

天談文學，在批評誰的作品好，誰的作品壞，文學上自然也有是非好醜，儂歡喜壞的作品而不歡喜好的作品，這就顯得儂的趣味低下，還有甚麼話可說？這話誰也承認，但是難問題不在此，難問題在儂以爲醜而他以爲美，或是儂以爲美而他以爲醜時，儂如何能使他相信儂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進一步說，儂如何能相信儂自己一定是對呢？儂說文藝上自然有一個好醜的標準，這個標準又如何可以定出來呢？從前文學批評家們有些人以爲要取決於多數。以爲經過長久時間淘汰而仍巍然獨存，爲多數人所欣賞的作品總是好的。相信這話的人太多，我不敢公然的懷疑，但是在我們至好的朋友中，我不妨說句良心話：我們至多能活到一百歲，到甚麼時候纔能知道 Marcel Proust 或 D. H. Lawrence 值不值得讀

一讀呢？從前批評家們也有人，例如安⁴諾德，以為最穩當的辦法是拿古典名著做『試金石』，遇到新作品時，把牠拿來在這塊『試金石』上面擦一擦，硬度如果相彷彿，牠一定是好的；如果擦了要脫皮，備就不用去理會他。但是這種辦法究竟是把問題推遠而並沒有解決他，文學作品究竟不是石頭，兩篇相擦時，誰看見那一篇『脫皮』呢？

『天下之口有同嗜』——但是也有例外。文學批評之難就難在此。如果依正統派，我們便要抹煞例外；如果依印象派，我們便要抹煞『天下之口有同嗜』。關於文學的嗜好，『例外』也並不可一筆勾消。在 *Teats* 未死以前，嗜好他的詩的人是例外，在印象主義鬧得很轟烈時，真正嗜好 Mallarmé 的詩的人還是例外，我相

信現在真正歡喜 *Ex. 2. Little* 的人恐怕也得列在例外。這些「例外」的人常自居 *Ex. 2. Little* 之列，而實際上他們也往往真是 *Ex. 2. Little*。所謂「經過長久時間淘汰而仍巍然獨存的」作品，往往是先由這班「例外」的先生們捧出來的。

在正統派看，「天下之口有同嗜」一個公式之不可抹煞，當更甚於「例外」之不可抹煞。他們總得喊要「標準」，喊要「普遍性」。他們自然也有正當道理。反正這場官司打不清，各個時代都有喊要標準的人，同時也都有信任主觀嗜好的人。他們各有各的功勞，大家正用不着彼此瞧不起彼此。

文藝不一定祇有一條路可走。東邊的景緻祇有面朝東走的人可以看見，西邊的景緻也只有面朝西走的人可以看見。向東走

者聽到向西走者稱讚西邊景緻時覺其誇張，同時憐惜他沒有看到東邊景緻美。向西走者看見向東走者也是如此，這都是常有的事，我們不必大驚小怪。理想的遊覽風景者是向東邊走過之後能再回頭向西走一走，把東西兩邊的風味都領略到。這種人纔配估定東西兩邊的優劣。也許他以爲日落的景緻和日出的景緻各有勝境，根本不同，用不着去強分優劣。

一個人不能同時走兩條路，出發時只有一條路可走。從事文藝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門戶，不能不先培養一種很狹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對於白酒紅酒種種酒都同樣地愛喝，他一定不識酒味，到了識酒味時他的嗜好一定偏狹，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使他喝得暢快。學文藝也是如此，沒有嘗過某一種 *oignon*

的訓練和滋味的人總不免有些江湖氣。我不知道會喝酒的人是否可以從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進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識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學文藝者應該能從非某家某派詩不讀，做到只要是好詩都可領略到滋味的地步。這就是說，學文藝的人入手雖不能不偏，後來却要能不偏，能憑高俯視一切門戶派別，看出偏的弊病。

文學本來一國有一國的特殊趣味，一時有一時的特殊的風尚。就西方詩說，拉丁民族的詩有爲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賞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詩也有非拉丁民族所能欣賞的境界。寢饋於古典派作品，既久者對於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寢饋於象徵派既久者亦覺其他作品都索然無味。中國詩的風尚也是隨時代

談 趣 味

變遷。漢 魏 六朝 唐 宋 各有各的派別，各有各的信徒。明人尊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漢，喜妍豔者推重六朝和西崑。門戶之見也往往很嚴。

但是門戶之見可以範圍初學而不足以羈縻大雅。讀詩較廣泛者常覺得自己的趣味時時在變遷中，久而久之，有如江湖遊客，尋幽覽勝，風雨晦明，川原海嶽，各有妙境，吾人正不必以此所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長短，取長棄短，才無偏蔽。古今的優劣實在不易下定評，古有古的趣味，今也有今的趣味。後人做不到『兼葭蒼蒼』和『涉江采芙蓉』諸詩的境界，古人也做不到『空梁落燕泥』和『山山惟落暉』諸詩的境界。渾樸精妍原來是兩種不同的趣味，我們不必強其同。

文藝上一時的風尙向來是靠不住的。在法國十七世紀新古典主義盛行時，十六世紀的詩被人指摘，體無完膚，到浪漫時代大家又覺得『七星派詩人』亦自有獨到境界。在英國浪漫主義盛行時，學者都鄙視十七十八兩世紀的詩；現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覺得從前被人鄙視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滅處。個人的趣味演進亦往往如此。涉獵愈廣博，偏見愈減少，趣味也愈純正。從浪漫派脫胎者到能見出古典派的妙處時，專在唐宋做工夫者到能欣賞六朝人作品時，篤好蘇¹²辛詞者到能領略溫¹³李的情韻時，纔算打通了詩的一關。好浪漫派而止於浪漫派者，或是好蘇辛而止於蘇辛者，終不免坐井觀天，誣天渺小。

趣味無可爭辯，但是可以修養。文藝批評不可蔑視主觀的私

人的趣味，但是始終拘執一家之言者的趣味不足爲憑。文藝自有是非標準，但是這種標準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而是從極偏走到極不偏，能憑高俯視一切門戶派別者的趣味；換句話說，文藝標準是修養出來的純正的趣味。

牛

一七 牛

沈¹ 從 文

有這樣事情發生：就是桑溪湯裏住，綽號大牛伯的那個人，前一天居然在蕎麥田裏，同他的耕牛爲一點小事生氣，用木榔槌打了那耕牛後腳一下。這耕牛在平時是彷彿他那兒子一樣。縱是罵，也如罵親生兒女，在罵中還不少愛撫的。但是脾氣一來，不能節制

自己，隨意敲了一下，不平常的事因此就發生了。當時這主人還不覺得。第二天，再想放牛去耕那塊工作未完事的蕎麥田，牛不能像平時很大方的那麼走出欄外了。牛後腳有了毛病，就因為昨天大牛伯主人那麼不知輕重³在氣頭下一榔槌的結果。

大牛伯見牛不濟事，有點手脚不靈便了。牽了牛繫在大坪裏木椿上，蹲到牛身下去，扳了那牛脚看。他這樣很溫和的檢查那小牛，那牛彷彿也明白了大牛伯心中已認了錯，記起過去兩人的感情了。就迴頭望到主人，眼中凝了淚，非常可憐的似乎想同大牛伯說一句有主奴體裁的話。這話意思是：「老爺，我不怨爾，平素爾待我很好。爾打了我，把我脚打壞。是昨天的事。如今我們講和了。」

可是，到這意思爲大牛伯看出時，他很狡猾的用着習慣的表

情，閉了一下左眼。他不再撫摩那隻牛脚了。他站起來在牛の後臀上打了一拳，拍拍手：

『壞東西，我明白你。你會撒嬌，好聰明！從什麼地方學來的，打一下就裝走不動路？你必定是聽過什麼故事，以為這樣當家人就可憐你了；好聰明！我看你眼睛，就知道你越長心越壞了。平時做事就不肯好好的做事，吃東西也彷彿不肯隨便，這脾氣是我都沒有的脾氣！』

說過很多聰明主人的話語了，他就走到牛頭前去，當面對牛，用手指那牛頭：

『你不好好的聽我管教，我還要打你這裏一下，在右邊這裏，左邊也得打一下。小孩不上學，老師有這規矩，打了手心，還要向孔

夫子拜，向老師拜，不許哭。僮要哭嗎？壞東西呀！僮不知道這幾天天氣正好嗎？僮不明白五天前天上的雨是爲天上可憐我們，知道我們應當種蕎麥了，爲我們潤濕土地好，省僮的氣力嗎？……」

大牛伯，一面教訓到他的牛，一面看天氣。天氣太好了，就仍然抗了翻犁，牽了那被教訓過一頓，據說是撒嬌偷懶的牛，到田中去作事。牛雖然有意同他主人講和，當家也似乎看清楚了這一點；但實在是因爲天氣太好，不做事可不行，所以到後那牛就仍然病着在平田中拖犁，翻着那爲雨潤濕的土地了。大牛伯雖然是像管教小學生那麼管束到他那小牛，仍然在牠背上加了犁的軛，但是人在後面，看到牛一癢一撈的一句話不說的向前奔時，心中到底不能節制自己的悲憫，覺得自己做事有點任性，不該那麼一下了。

牛

他也像做父親似的，做錯了事表面不服輸，但心中究竟過意不去，於是比平時更多用了一些力，與牛合作，讓大的汗水從太陽角流到臉上，也比平時少罵那牛許多——在平時，這牛是常常因為覷望了別處風景或過路人，轉身稍遲，大牛伯就創作出無數稀奇古怪的名詞辱罵過牠的。照例天下事是這樣，要求人瞭解，再沒有比『沉默』這一件事為合式了。有些人總以為天生人的口，就是為說話用，有心事，說話給人聽，人就瞭解了。其實如果口是為說話纔用得着的一種東西，那麼大牛小鳥全有口，大的口已經有那麼大，說『大話』也够了，為什麼又不能數一二三四呢？並且說『小話』小鳥也趕不上人，這些事在牛伯的見解下是不會錯的。

我說的在沉默中他們纔能互相瞭解，這是一定的，如今的大

牛伯同他的小牛，友誼就成立在這無言中。這時那牛一句話不說，也不呻喚，也不嚷痛，也不說『請老爺賞一點藥或補幾個藥錢』（如果是人他必定有這樣正當的於自己有益益的要求的。）這牛並且還不說到『我要報仇，非報仇不可』，那樣恐嚇主人的話；就是態度也缺少這切齒的不平。牠只是仍然照老規矩做事，用力拖犁，使土塊翻起。牠嗅着新土的清香氣息。牠的努力在另一些方法上使主人感到了。牠因為努力喘著氣，因為腳根痛苦走時沒有平時靈便。但牠一個字不說，牠『喘氣』却不『嘆氣』。到後大牛伯的心完全軟了。他懂得牠一切，瞭解牠，不必靠那只供聰明人裝飾自己的言語。

不過大牛伯心一軟，話也說不出了。他如說：『朋友，是我錯，』

牛

也許那牛還疑心這是謊話，這謊話一則是想用言語把錯除去，一則是謊牠再發狠做事。人與人是常常有這樣事情的，並不止牛可以這樣多疑。他若說：『已經打過了，也無辦法，我是主人，雖然是我任性，也多半是倆的服從職務不十分盡力，我們如今兩抵，以後好好生活吧，』這樣說，牛若聽得懂他的話，牛是也不甘心的。因為牠是常常自信已盡過了所能盡的力，一點不敢怠惰，至于報酬，又並不爭論，主人假若是有心人，是就不至于挨一榔槌的。並且用傢伙毆打，用言語撫慰，這樣事別的不能證明，只恰恰證明了人類做老爺主子的不老實罷了。他們會說話，他們先是用說話把工作騙到別個身上了。到後又因為會說話，纔在開口以先隨意虐待了為他們工作的東西，最後的防線是說話，用言語裝飾自己的道德仁

慈，又用言語作惠，雖惠不費。如今的牛是正因為主人一句話不說，不引咎自責，不辯解，也不假託這事是吃醉了酒以後發生的不幸，明白了主人心情的。有些人是常常用『醉酒』這樣字眼作過一切豈有此理的壞事的。他只是一句話不說，仍然同牛在田中來回的走，仍然噓噓的督促到牠轉彎，仍然用鞭打背。但他昨天所作的，事使他羞慚，特別的用力推了犂，又特別表示在他那照例的鞭子上。他不說這罪過是誰想明白這責任，他只是處處看出了牠的痛苦，而同時又看到天氣。『我本來願意讓牠休息，全是因為下半年，的生活才不能不做事，』這種情形是他不說話中被他的牛看出來的，若是要他來說，牠就反而很有理由生一種疑心，疑惑這話不甚忠實了。這大約因為太多人的說話照例是不能忠實，所以聽話

的人纔能作這樣想法的。

他同牠仍然做了半天事，他沒有提到過如牠所意思說『講和』的話，但他們到後真是講和了。

犁了一塊田，他同那牛停頓在一個地方，釋了牛背上的軛，他纔說話。

牛

他說：『我這人老了，人老了就要做蠢事。我想僱玩半天，養息一會，就能好。』

他就讓牛在有水草的溝邊去玩，吃草飲水，自己坐到犁上想事情。他的的確確是打量他的牛，明天就會全好了的。他還沒有把蕎麥下田，就計算到新蕎麥上市的價錢。他又計算到別的一些事情，這些事情說起來全都近于很平常的。他打火鏟¹³吸煙，吸煙看天，

天藍得怕人，高深無底，白雲散布四方，大日炙人背上如春天。這時是九月，去真的春天還遠。

那隻牛，在水邊，立了一會，水很清冷，草是枯草，牠脚有苦痛，工作疲倦了。這忠厚動物，牠到後輪在斜坡下坪中睡了。牠被太陽晒着，非常舒服的作了夢。夢到主人穿新衣，牠自己則角上纏紅布，兩個大步的從迎春的砦裏走出，預備回家。這是一隻牛所能作的最光榮的好夢，因為這夢，不消說牠就把一切過去的事全完了，把脚上的痛處也忘了。

正午，山上砦子有雞叫了，大牛伯牽他的牛回家。

一八 擡頭見喜

舒慶春¹

喜 見 頭 擡

對於時節，我向來不特別的注意。拿清明說吧，上墳燒紙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鄉，所以每逢看見柳枝發青便曉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經過去。對重陽也是這樣，生平沒在九月九登過高，於是重陽和清明一樣的沒有多大作用。

端陽，中秋，新年，三個大節可不能這麼馬虎過去。即使我故意躲着牠們，賬條是不會忘記了我的。也奇怪，一個無名之輩，到了三節會有許多人惦記着，不但來信，送賬條，而且要找上門來！

設若沒有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設計自殺等等，而專講三節的

熱鬧有趣的那一面兒，我似乎是最喜愛中秋。『似乎』因為我實在不敢說準了。幼年時，中秋必是個很可喜的節，要不然我怎麼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兒爺』的樣子呢？有『兔兒爺』玩，這個節必是過得十二分有勁。可是從另一方面說，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腸呀！所以說『似乎』最喜愛中秋。

事真湊巧，這三次『非楊貴妃式』的醉酒我還都記得很清楚。那麼，就說上一說吧。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裏。好友盧松庵從柳泉居運來一罈子『竹葉青』¹²，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罈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罈子已空。幹什麼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

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麼就上了床。牌必是沒打成，因為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蔭棠在同福樓吃飯，各飲綠茵陳二兩。吃完飯，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見了一輪明月，我就吐了。這回決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倫敦。那裏的秋月是什麼樣子，我說不上來——也許根本沒有月亮其物。中國工人俱樂部裏有許多人湊熱鬧，我和沈剛伯也去喝酒。我們倆喝了兩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酒還是用葡萄葉兒釀的，不可得而知，反正價錢很便宜；我們倆自古至今總沒作過財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衆汽車，我的脚忽然長了眼，專找別人的脚尖去踩。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對於中秋，大致如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牠壞。就此打住。至若端陽，似乎可有可無。糉子不愛吃。城隍爺現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沒有跟隨着走幾里地的興趣。櫻桃真是好東西，可惜被¹⁹黑白桑葚給帶累壞了。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²⁰，我對牠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譁。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牠從一個神祕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裏，姑母就給說那個故事；到如今還不十分明白這故事到底有什麼意思，只覺得『王羲之』三個字倒很響亮好聽。後來入學，讀了蘭亭序，我告訴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裏。

長大了些，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緒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親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燒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裏，非常的白，緊接着飛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滅；先下來的滅了，上面又緊跟着下來許多，像一把『太平花』²⁴倒放。我還記着這個。我也的確感覺到，神仙一定是如此真由天上回到世間。

中學的時期是最憂鬱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歷，舊歷的除夕必須回校去，不准請假。姑母剛死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有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²⁵找出來。

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楞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門。摸着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纔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着。他²⁵先問的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着叫了我一聲：「倆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回到了家，母親正對着一枝紅燭坐着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倆買的雜拌兒，剛纔一忙，也忘了給倆。」²⁷ 母親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接

神。

中學畢業以後，新年，除了爲還債着急，似乎已和我不發生關係。我在那裏，除夕便由我照管着那裏。別人都回家去過年，我老是早早關上門，在牀上聽着爆竹響。平日我也好吃個嘴兒，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點什麼吃，連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靜下些的時節，我老看見些過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淚，也不狂歌，我只靜靜的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多麼燭光在壁上幻出一個『擡頭見喜』，那就快睡去了。

喜 見 頭 擡

一九 無常

魯

迅

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就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類。那麼，他的鹵簿中間就另有一羣特別的角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赤着腳，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鱗罷，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鋼叉，又環振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據傳說，鬼王是只用一隻腳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却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腳走路。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也不

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嫗和她的孫子們爲面面圓到起見，也照例給他們一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儀節。

至于我們——我相信我和許多人——所最願意看的，却在活無常。他不但活潑而談諧，單是那渾身雪白這一點，在紅紅綠綠中就有『鶴立雞羣』之概。只要望見一頂白紙的高帽子和他手裏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了。

常

人民之于鬼物，惟獨與他最爲稔熟，也最爲親密，平時也常常可以遇見他。譬如城隍廟或東嶽廟中，大殿後面就有一間暗室，叫作『陰司間』，在纔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種鬼：吊死鬼，跌死鬼，科場鬼，……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我雖然也會瞻仰過一回這『陰司間』，但那時膽子小，沒有看明白。聽說

他一手還拿着鐵索，因為他是勾攝生魂的使者。相傳樊江東 嶽廟的『陰司間』的構造，本來是極其特別的：門口是一塊活板，人一進門，踏着活板的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鐵索正套在偏頸子上。後來嚇死了一個人，釘實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這就已不能動。

倘使要看個分明，那麼，玉歷鈔傳上就畫着他的像，不過玉歷鈔傳也有繁簡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脚穿草鞋，項掛紙錠；手上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來，頭髮却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是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

的地方，直寫着四個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本子上却寫的是『僮也來了』。這四個字，是有時也見于包公殿的匾額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他自己還是閻羅王，我可沒有研究出。

無作『死有分』。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但名稱却說作死無常了，叫玉歷鈔傳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裝束也相仿，叫臉黑衣，誰也不愛看。在『陰司間』裏也有的，胸口靠着牆壁，陰森森地站着；那纔真真是『碰壁』。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必須摩一摩他的脊梁，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我小時也曾摩過這脊梁來，然而晦氣似乎終于沒有脫，——也許那時不摩，現在的晦氣還要重罷，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

我也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典，但據耳食之談，則在印度

的佛經裏，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獄裏做主任。至於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却似乎於古無徵，耳所習聞的只有什麼『人生無常』之類的話。大概這意思傳到中國之後，人們便將他具象化了。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創作。

然而人們一見他，爲什麼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呢？

凡有一處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他將筆頭一扭，就很容易變成『模範縣』。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紹興師爺』¹²。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

無常

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在這『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但這自然是專就我的故鄉而言，若是『模範縣』裏的人民，那當然又作別論。他們——敵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困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於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¹⁴大抵自以為啣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¹⁵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意思地回答：『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

一定是惡客。無論貴賤，無論貧富，其實都是『一雙空手見閻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罰。然而雖說是『下等人，』也何嘗沒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麼樣呢？未曾『跳到半天空』麼？沒有『放冷箭』麼？無常的手裏就拿着大算盤，儼擺盡臭架子也無益。對付別人要滴水不羈的公理，對自己總還不如雖在陰司裏也能夠尋到一點私情。然而那又究竟是陰間，閻羅天子，牛首阿旁，還有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都是並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雖然他們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當還未做鬼之前，有時先不欺心的人們，遙想着將來，就又不es不想在整塊的公理中，來尋一點情面的末屑，這時候，我們的活無常先生便見得可親愛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們的古哲墨翟先生謂之『小取』云。

無

在廟裏泥塑的，在書上墨印的模樣上，是看不出他那可愛來的。最好是去看戲。但是普通的戲也不行，必須看『大戲』²²或者『目蓮戲』。『目蓮戲』的熱鬧，張岱在陶菴夢憶上也曾誇張過，說是要連演兩三天。在我幼小時候可已經不然了，也如『大戲』一樣，始于黃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結。這都是敬神禳災的演劇，全本裏一定有一個惡人，次日的將近天明便是這惡人的收場的時候，『惡貫滿盈』，閻王出票來勾攝了，于是乎這活的活無常便在戲臺上出現。

常

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臺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平常愈夜深愈懶散，這時却愈起勁。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臺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一種特

別樂器，也準備使勁地吹。這樂器好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 *nhatu*, *nhatu* 地響，所以我們叫牠『目蓮瞎頭』。

在許多人期待着惡的人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這纔自述他的履歷。可惜我記不清了，其中有一段大概是這樣：

『……………』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癩子。

問了起來呢，原來是我堂房²⁷的阿姪。

無

帶

生的是恰(ge)病[?]傷寒，還帶痢疾。

看的是恰郎中[?]下方橋的陳念義兒子。

開的是恰格(ge)藥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煎喫下去，冷汗發出；

第二煎喫下去，兩腳筆直。

我道：阿嫂哭得悲傷，暫放他還陽半刻。

大王道：我是得錢買放，就將我細打四十！

這敘述裏的『子』字都讀作入聲。陳念義是越中的名醫，俞仲華會將他寫入蕩寇志裏，擬爲神仙；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者』的『也』，『兒』讀若『倪』，倒是古音罷；Hga者，『我的』或『我們的』之意也。

他口裏的閻羅天子彷彿也不大高明，竟會誤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連『還陽半刻』都知道，究竟還不失其爲『聰明正直之謂神。』不過這懲罰，却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捏定芭蕉扇，臉向着地，鴨子浮水似的跳舞起來。

nhatu, nhatu, nhatu, nhatu-nhatu-nhatututu! 日蓮嚙頭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

他因此決定了：——

『難是弗³⁰放者箇！

那怕儂，銅牆鐵壁！

那怕儂，皇親國戚！

……

『難』者，『今』也；『者箇』者『的了』之意，詞之決也。『雖有伎心，不怨飄瓦，』他現在毫不留情了，然而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不得已也。一切衆鬼中，就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變鬼則已，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

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迎神時候的無常，可和演劇上又有些不同了。他只有動作，沒有言語，跟定了一個捧着一盤菜飯的小丑似的脚色走，他要走去，他却不給他。另外還加添了兩名脚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謂

『老婆兒女。』凡『下等人，』都有一種通病：常喜歡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雖是對于鬼，也不肯給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無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個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婦樣，大家都稱她無常嫂；這樣看來，無常是和我們平輩的，無怪他不擺教授先生的架子。一個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雖然小，兩肩却已經聳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這分明是無常少爺了，大家却叫他阿領，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來，彷彿是無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無常有這麼像？吓！鬼神之事，難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論。至于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兒女一多，愛說閒話的就要旁敲側擊地鍛成他拿盧布，所以不但研究，還早已實行

了『節育』了。

這捧着飯菜的一幕，就是『送無常』。因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間凡有一個人死掉之後，就得用酒飯恭送他。至于不給他喫，那是賽會時候的開玩笑，實際上並不，但是，和無常開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為他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

常

有人說，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夢中却入冥去當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我還記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小屋子裏的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門外常常燃着香燭。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鬼神之事，難言之矣，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了。

二〇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¹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蹤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該記得陰曆六月十八這一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是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倒很像有點徹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⁴

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卽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牠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靚麗的字樣，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的早晚爲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慳說這多們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可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漿於湖上的，卻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女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亦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的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會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盞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湖濱之門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¹⁰城，不是學雞叫（這多們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旅館之流了，

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荷燈這種把戲，都因為慣住城中的不甘清寂，纔想出來的花頭，未必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逼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徹底發洩狂氣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卻只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瑩環他們卻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樓¹⁷，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且君一家還同住著。且君平日與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卻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¹⁸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着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¹⁹倆和Y L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棹悠悠然去。

歸途車過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我和他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²⁰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譁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邊做買賣。如是直接於公園，行人來往，會無閒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

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喫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且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仃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得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²²

大鼓，火龍船的在裏湖外湖間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牠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陸續溜回俞樓去。丑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纔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雖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於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追隨着牠們

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纔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卻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搖罷，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嘹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別具風致，決不弱於她的姊妹們。用老舊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碼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

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那邊船上正緩歌南²⁶呂懶畫眉，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動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卻暈成一個繁熱的光圈兒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於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的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已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漫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

夜八十月六的湖西

歌，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餒得擡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²⁷，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丑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倦槳投波密過鴛；』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卻也正好。我們轉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丑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絡繹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列亮，是賣涼

飲及喫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纔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纔返高樓尋夢；我們雖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且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來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蹣蹣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去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纔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此想。叮叮噹，叮叮

冬，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真，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部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於烟霧。纔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一頓，雖然馬上又脫鏃般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過頭瞟了我一眼纔走的，我那能怪牠。喜歡牠嗎？不，一點不！

本讀文代現國·中

註

一 一個慈藹的兵丁

(1) 謝水心 名は婉璧、福建省閩侯縣人
一九〇三年生。燕京大學教授吳文藻の妻。燕
京大學在學時代「晨報副刊」に投稿し同社よ
り「出國」「兩個家庭」を出版。米國に留學シエ
スレト大學にて文學を研究、病を得て歸國。
一九二九年吳文藻と結婚、夫妻共に燕大教授
たり。女流作家中の元老。一九三六年夏夫君
と共に米國に赴く。出世作は「超人」、文藝家
協會會員。作品詩に「繁星」「春水」、小説に

「超人」「往事」「第一次宴會」、散文に「寄小讀
者」「南歸」、翻譯に「先知」などあり。

(2) 連跑帶跳 躍りながら走る、躍り躍
り行く。

(3) 開拔 軍隊の引揚。

二 背影

(1) 朱自清 佩弦、浙江省紹興縣人、一
八九八年生。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卒業。國立
清華大學文學系主任教授。中國文藝家協會
員。著書「背影」等。

(2) 禍不單行 諺に「福無雙至、禍不單
行」とあり。

(3) 奔喪 遠方より尊屬の喪に馳付くること。

(4) 好在 「幸而」「暫得」などと同義の副詞、「幸ひ」「仕合せ」と。

(5) 天無絶人之路 諺、「天は決して人の生路を絶たず」。

(6) 紫毛 赤黒き毛皮、黒猫の毛皮。

(7) 要警醒些 「少し注意を要す」。

(8) 小帽 椀を被せたる形にて頂部に小さき赤球を附けたる支那人常用の帽子。

(9) 大馬褂 馬褂兒と同じ、「大」は特に「大きなる」の意に非ず、語調を整ふる爲の接頭語。大褂兒等の長衣の上に着用する短衣

にして、羽織と同じく防寒と禮装と兩方に用ひらる。

(10) 將橋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將」は他動詞(ここに「放」の客語を表す)副詞。「一股腦兒」は「全部」の意の副詞、「一古腦兒」とも作る。杭州の俗語、元代に始まる如し。「腦兒」と云ふ故回教徒の羊を煮ることに關係ありとも云はる。

(11) 少年 副詞「若い時に」。

(12) 大去 死去の意。

三 寄母親的信

(1) 吳曙天 女流作家、一九二七年章衣

萍と結婚。「斷片的回憶」の著あり。

(2) 了 過去助動詞、北京語にては發音は *liào* に非ず、*li* 乃至 *lo* なり。

(3) 着 口語にて屢々用ひられ原字として大したる意味無きも全句の組織に關係深し。口語助詞の「て」に似たる用法。例へば「看着本子畫」(手本を見て繪をかく)、「拿着書」(本を持つて居る)、「騰着辮罷」(髻く様子を見てしよう)等。

(4) 得 動詞殊に一文字より成る動詞につき副詞に接續し狀態數量等を表はす副詞句を形成す。「氣得險皮青了」(顔色が青くなるほど怒つた)。「吃飯吃得太慢」(御飯をたべるの

が大變おそい)。

(5) 藉開 手を以て割る。

(6) 動不動 俗語、「やるとすれば」ともすれば。

四 半農談影

(1) 劉半農 復、江蘇省江陰人。一八八九年生。佛國巴里大學文學博士。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北京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長等に歴任。一九三四年蒙古地方學術調査の歸途、回歸熱に感染急死。「中國文法通論」「揚鞭集」「瓦釜集」其他譯著多し。

(2) 照相 照像とも書く、寫眞。

(3) 左坐公而右坐婆 公婆は普通舅姑の

意なれども此處にては夫婦の意。文言俗語を
まぜて滑稽味を添ふ。

(4) 蓋碗茶 蓋付茶碗の茶。麴重の場合
に用ふ。

(5) 水烟袋 水を湛らして吸ふ烟草の裝
置。水煙草。

(6) 軟光鏡 soft focus filter

(7) 擺設 陳列の意。

(8) 小舅子 妻の弟。

(9) 門房 門の兩側にある部屋、門番の
詰所。

(10) 門房大爺 門番のこと。

(11) 底子錢 commission

(12) 回一聲 目下より目上に報告するに
「回」を用ふ。

(13) 慢拖慢拖的 普通慢吞吞的といふ、

「のろく」「無精に」の意。

(14) 滾也滾的 「轉る如く。」也「音」や、「
呀」とも作る。

(15) 長衫朋友 長衫は身分高き人の着
用する衣服。長衫朋友は「紳士の仲間」の意。

(16) 修修扞扞 足に出る魚の目等を取る
事を「修脚」或は「扞脚」といふ。

(17) 儼然有价事「さもありさうに」。蘇
州の俗語、各地に流行せり。

五 老柏與野薔薇

(1) 陳衡哲、莎菲、江蘇省常州人、任鴻雋夫人。北京清華學校、米國ウァツサーカンツチ卒業。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著書「西洋史」「小雨點」其他。

(2) 好不 好は非常にといふ意あれば、好不はそれより以上、主として情感動詞(喜歡、討厭、舒服等)を強調す。

(3) 一星 「一星半點」、些細の意。

(4) 禁不起風 「風に堪ふる能はず。」

(5) 怎樣說起呢 「どうしてさう仰有る

のでせう」「どう致しまして」の意あり。

六 貓

(1) 鄭振鐸 西諦、福建省長樂縣人、一八九七年生。倫敦大學に學ぶ。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家協會を創立、燕京大學教授、「世界文庫」「文學季刊」を主宰、「文學大綱」「家庭的故事」「俄羅斯文學史略」等著書多し。

(2) 舅舅 母方の叔伯父を呼ぶ稱。

(3) 李媽 女中を呼ぶ稱。

(4) 咕嚕 小聲にて叱言をいふ、こぼす。

(5) 芙蓉鳥 雀の一種、黄色の羽、尖端薄黄にして微かに白色を帯ぶ、啼聲可愛き爲よく飼養さる。

(6) …… 我以為 倒置語法、近時の書き振りになり。

七 學問之趣味

(1) 梁啓超 卓如、廣東省新會縣人、一八六九年生。康有爲の門に入り、萬木草堂に

學ぶ。湖南時務學堂にて子弟を薫育し、蔡鍔、

范源廉等後年の名士を多く門下に出す。一八

八九年康に隨つて北京に入り變法自強策を以

て政治の大改革を企圖せらるも戊戌政變により

日本に亡命す。康と共に保皇會を組織し君主

立憲を主張して孫文等に對抗、民國成立後歸

國して官途に就く。袁世凱の帝制運動、第三

革命、張勳復辟其他の機會に於て南北政界に

活躍。一九二〇年後意を政界に絶ち北京に在

つて著述に従事、清華大學等の教授に立ち北

平圖書館に館長たり。一九二九年卒。著書に

「飲冰室文集」「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

論」等あり。

(2) 是個 是の下に來る個は一個の意を

含む。

(3) 化分 「化學的に分析す」。

(4) 賸下 「剩下」「殘る」。

(5) 哭喪青臉 「泣き面をして」。

(6) 捱過 捱は挨に通じ忍受するの意あり。

(7) 要來何用 要は求の意、「求めて以て何の用にか立たむ」。

(8) 運動 元は日本語、或目的を達成せむ爲の工作。梁氏が多く輸入せる日本語の一。

(9) 會 助動詞の會は可能性と能力との二種の意あり、「那樣事情不會再發生」(あんな事は再び發生する筈は無い)は前者、「他曾說英語」(彼は英語が話せる)は後者。

(10) 沒趣「齊來」「面白くない事が一時に來る」意の謔。

(11) 怎麼「回事」「どういふ事か」。

(12) 領略到 領畧は「味ふ」「嘗得する」、到は動作の及ぶ所を表す介詞、「領畧得」に同

じ。

(13)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禪類に出づ、自證自悟をいふ。

(14) 嘗得着 得着は得到とも云ひ、可能の意を表す。

(15) 掉弄靈機 掉弄は「弄ぶ」の意、殊更に巧言を弄ぶこと。

(16) 分數 成績の點數。

(17) 打落冷宮 打落は「打遣る」、捨てて顧みざる意。

(18) 弄壞 「悪くする」。

(19) 越引越多 「引起せば引起す程多くなる」。

(20) 倒喫甘蔗 甘蔗は根の方旨きよりか
く云ふ、俗諺「甘蔗老頭甜」。

(21) 定有 動詞の下に来る有は主に動作
の存在態若くは「……である」を表す。「宿舍
裏住有許多學生(寄宿舎に澤山の學生が住ん
で居る)」「客廳來有客人(應接間にお客が來て
居る)」。

(22) 張一張 「一寸垣間見る」。

(23)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四書に出づ。

(24) 肯 願意と略ぼ同義、意欲、希望。

(25) 欲罷不能 四書に出づ。

(26) 比方 「譬へる」。

(27) 本身 本人、自身、自體。

(28) 停擺 擺は時計の振り、「停擺」は止
ること。

(29) 用來 「以て」。

(30) 打影 「仲間となつて」。

(31) 老生常談 「月並な議論」。

(32) 竟自 「意然」と同義、事の意外に
出でたるを表す副詞。

出でたるを表す副詞。

(33) 野人獻曝 列子に出づ、贈れる品は
輕小なりともその心持の誠なるを表せり。

八 勝業

(1) 周作人 豈明、浙江省紹興縣人、一
八八五年生、仲密又知堂と號す、周樹人(魯

迅)の弟、周建人の兄。日本立教大學卒業、日本留學中章炳麟に師事す。北京に在りて魯迅等と共に文學研究會を組織し自然主義文學運動に従事、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教授。日

本文化及文學の研究者として知らる。著書「歐州文學史」「談龍集」「談虎集」「自己的園地」「藝術與生活」「雨天的書」「夜讀抄」「知堂文集」「永日集」「看雲集」「過去的生命」「周作人書信」「澤瀉集」「苦雨齋序跋文」等。

(2) 勝業 佛語、業は吾人の身口意によりてなす善惡の所業。勝業はその善果を目指すもの。

(3) 蝦蟇螿牀脚 浙江の證語に「蝦蟇螿

牀脚―竭力撐」とあり、蛙身を以て螿螿の脚の短かきを繼ぐ、力一杯に腹を膨らますも甲斐無きを云ふ。

(4) 爲的是什麼 「何の爲にかせむ」。

(5) 棄暗投明 舊非を悟つて轉向するを云ふ。此處にては自分の文章を暗とし他人の文章を明とせるなり。

(6) 征蒙 その當時徐樹錚などの庫倫討伐論盛にして征蒙の語屢々新聞紙上に見えたり。

(7) 尊孔 孔子崇拜は古くより學術思想的意味に非ずして寧ろ政治的に利用されしものなり。

九 一個人在途上

(1) 郁達夫 名文、浙江省富陽縣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一一年渡日、一高より東大經濟學部に進む。一九二二年「沈淪」を發表、翌年歸國、文學生活に入り郭沫若等と創造社を結ぶ、一三年「暮蘿集」を出版「秋柳」等餘者「十一月卍三」等を發表。北京、武昌、中山其他大學に教授たり。作品は「達夫全集」に收めらる。

(2) 盧騷 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

(3) 「孤獨散步者的夢想」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1777-1778

(4) 抓不住 「引捕へられぬ」。

(5) 白紙條 忌中の貼紙。

(6) 勉強家 この家は「價」とも作り、「的」(てき)に似たる意なり。

(7) 氣色換不過來 「息も繼げぬ」。

(8) 紅字 元來墓碑は黒字、血の涙を寫して紅字と云へるもの。

(9) 什刹海 北京城内の湖名。

(10) 北海 北京宮城の傍なる太液池、俗稱三海、その北なるを北海と云ひ今公園となれり。

(11) 他娘 「他的娘」(彼の母)。

(12) 妙光閣 浙江省人の墓地を有する寺院。

(13) 廣誼園 前記墓地名。

(14) 窟塚 「甘やかして育てたる」。

(15) 乖順 「おとなしい」。

(16) 吓 音はこゝ、疑問の助詞。

(17) 住靴一兩個月 「二ヶ月も住んで

たれ」。

(18) 搬回去那天 「搬回去的那一天」の

略。

(19) 花燈 上元節 (正月十五日) に各家

思ひ思ひの花燈を掛け競ふ。

(20) 夢也不來托一個呢 托夢、「夢に見

ゆ」。

一〇 書生的 一週間

(1) 趙景深 旭初、四川省宜賓縣人、一九〇二年生。復旦、上海・藝文大學等教授を歴任、近年「北新書店」編輯に携はる。中國文藝家協會員。著書「梔子花球」「荷花」「天燈歌劇」「小朋友童話」の外「中國文學小史」「文學概論講話」「現代文學雜論」「作品與作家」「新式標點用法詳解」等あり、其他「エホフ、ツルグネーフ、アンデルセン」等を譯す。尙童話、民間故事に關する著あり。

(2) 醵存 施蛰存 (1905-) 小説家、「上元燈」「將軍的頭」等の作あり。

- (3) 一週間 Nedelia
- (4) 牛日金銀幣 Turfi Lebedinski
- (5) 國圖 葉里翁 (1892—) の小説家
- (6) 總論 「ロバ」の譯方書
- (7) 史錄文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 (8) 「海邊的故事」 Pirate Story
- (9) 「兒童的樂園」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 (10) 隱時鐘 「何處」の
- (11) 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 (12) 格林 Wilhelm Karl Grimm
1786—1859, Jacob Ludwig Carl Grimm
1785—1863
- (13) 「三條細柳枝」 Die drei grüne
Zweige
- (14) 「貓鼠同盟」 Katze und Maus in
Gesellschaft
- (15) 葉里翁 Anton Chekhov 1860—1904
- (16) 「海邊鐘」 Die Nelke
- (17) 「鴉女」 Die Gänsemagd
- (18) 屠格涅夫 Ivan Seljevich Turgenew
1828—1910
- (19) 托爾斯泰 Leo Tolstoi 1828—1910

(20) 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8—1936

(21) 劉易士 Emil Ludwig 1884—

(22) 談閒天 「無談話をする」

(23) 「一隻眼・兩隻眼・三隻眼」

Isindageln, Zweidageln, Dreidageln

一一 呼冤

(1) 章衣萍 安徽省績溪縣人、一九〇二

年生。一九二四年魯迅・周作人等と共に「語

絲週刊」を創立し小説隨筆を發表す。一九二

五年「情書一束」を發表、著作「友情」作文

講話「櫻花集」「青年集」「深蒼」「種樹集」「古廟

集」「枕上隨筆」「窓下隨筆」「看月樓書信」等。

(2) 呼冤 「無實の罪を鳴らす」。

(3) 副刊 新聞附録。此處は北京晨報の

文學副刊「北晨學園」を指す。

(4) 這個年頭 北方農夫不作を嘆く言葉

より延いて時世を嘆く流行語となれり。

(5) 不我遺棄 詩經に出づ、「既見君子不

我遺棄」。

(6) 眼見 「目のあたりに見る」。

(7) 借光 「一寸借用」。

(8) 語絲週刊 新文學運動黎明期の有名

なる文學週刊。魯迅、周作人等主要撰稿者た

り。

(9) 外來的文章不好請備等一等 「社外

の寄稿は先づ待たれたし」。

(10) 理當提前 「無論繰上ぐべきもの」。
わざと公文書の文體を採る。

(11) 沙綾 Seta

(12) 十萬火急專電 重大事件の公務専用
電報に「限即刻到」十萬火急」等の文句を書
入れたるあり。

(13) 孫伏老 孫伏園、曾て北農學園の編
輯、最近平民文學運動をなす「老」は敬語接
尾語、人名を一字に略して之を附すること一
時流行せり、此處には多少諧謔を含む。

(14) 問個明白 「一つ確められよ」。

(15) 活該 北京俗語「いゝ面の皮だ」。

(16) 無副可刊 「副刊」の字句を分解し

て用ふるは一種の洒落。「編輯すべき副刊が無
くて」。

(17) 逃之天天 詩經の「桃之夭夭」をも
ぢれる洒落。

(18) 差了些 「稍劣る」の意、種々の場合
に用ふ。

(19) 怨聲載道 怨聲道に溢る。

(20) 節育 「産兒制限」。

(21) 欄也配 「お前なんぞその資格があ
るか」。

(22) 看去像似 「……のやうに見える」。

(23) 不做到……的一步 「……まではせ

一二 小品與蒼蠅

(1) 傅東華 浙江省金華縣人、一九〇三年生。北平師範大學、中國公學、武昌中山大學其他教授に歴任。中國文藝家協會理事、文學研究會幹部。文學批評、文學史に於ける中國有數者。翻譯書としてはアリストートルの詩學、オドイツセイ、ミルトンの失樂園其他、尙「社會文學批評論」「比較文學史」等の外中國舊詩に關する著書多し。

(2) 實骨子末 江蘇の方言、「實を云ふ」と。

(3) 袁中郎 明人、名宏道、清真派の主將。

(4) 沒有不是? 「無いだらう?」。

(5) 罷了 文言の「而已」と略は同じ。

(6) 一逕 從來。

(7) 班底 俳優の一座。

(8) 角兒 役者。

(9) 合柱子 劇團に於ける幹部俳優。

(10) 海派 上海派、戲劇に於ける京派と對立す。

(11) 給 「被」に同じ。

(12) 蝴蝶鴛鴦 蝴蝶は輕薄、鴛鴦は情愛を象徴す。民國初年上海刊行の小雜誌に見ゆ

る愛情小説を斥して蝴蝶為種派といふ。

(13) 它 「牠」とも書く、人類以外の生物乃至無生物に用ひる代名詞。

(14) 捫墨而談 世説新語に見ゆ。

(15) 氣破肚子 「腹膨るる極み」。

(16) 廊 作著特別の用語、普通この場合「忽的」*huh* といふ。

(17) 悶聲不響 「息を殺して聲をたてず」。

(18) 親信 信任さるる隨身。

(19) 近水樓臺 詩句「近水樓台先得月」より出づ、便利なる位置を占めて機會の得易きをいふ。

(20) 修多麼味 北京俗語「修味」は風情に富むの意。

(21) 來 「遣る」。例「我近來小來牌了」(私は近頃麻雀をやらなくなつた)。

(22) 好 「可以」と同義。

(23) 吃什麼醋 「吃醋」は嫉妬の意味に用ひらるる俗語。

(24) 紅信人 人氣ある藝者。

(25) 這上頭 「この點」。

(26) 幹麼 「幹嗎」に作る。北方言「何をする」の意。

(27) 自家兒 「みづから」。作者は北京語の「自己兒」(*Szyheol*)と讀ます心なり。

(28) 洋花生 外國種の落花生。

(29) 一點 「不」の上に来る、「少しも」。

(30) 知了 蟬の一種。

(31) 弄 「する」。例「這件事弄糟了」(この事はし損った)。

(32) 軋(朋友) 「交はる」。江南方言。

(33) 一淘 「一緒に」。江南方言。

(34) 勾當 「攀勸」。

(35) 廠甸兒・火神廟 廠甸兒は北京琉璃

廠のあたりをいひ、火神廟は廠甸兒にある廟。

共に毎年の正月元旦から十五日までに開かれる臨時市場で前者は主として書畫古書を後者は骨董等を賣る。

一三 秋夜

(1) 魯迅 本名周樹人、浙江省紹興縣人、一八八一年生。東京弘文學院、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東京獨逸協會學校に學び、革命黨に加はる。一九一七年歸國中等學校に教師、後北京の教育部に入る。それより文學者として次第に名聲を博す。五四文學運動後、支那文學革命思潮の最も高調せられたる時代、耿濟之、沈雁冰等と共に文學研究會を組織し、郭沫若等のロマンティズム文學に對する自然主義文學運動に従事し、雜誌「語絲」を主宰す。傍ら北京の各大學に講師たりしが、學生運動に

關係し逐はれて北京を脱出、厦門、廣州中山

大學等に教授、辭して後上海に在りて専ら著

作に従事、雜誌「萌芽月刊」を主宰す。一九

三六年没。著書に「阿Q正傳」、「呐喊」、「彷徨」

「華蓋集」、「中國小説史略」其他頗る多し。一九

三七年改造社より日本譯全集出づ。

(2) 奇怪而高 西洋文から採り入れた魯

迅獨特の語法。「又奇怪又高」といふべき處。

(3) 瘦的詩人 「吟風弄月」「多愁善病」

の詩人を幾分嘲笑的にいふ。

(4) 鬼眼 「眼」は瞬き。星の神秘

なる光を幽霊の瞬きに喩ふ。

(5) 穿得發白 月が星に穿められて愈々

蒼白くなれるを云ふ。

(6) 應和 「山彦が答へる」。

(7) 向日葵子 向日葵の實。

一四 幽默解

(1) 林語堂 福建省龍溪縣人、一八九四

年生。一九一六年上海聖約翰大學卒業後北京

清華學校教員となり、傍ら中國社會政治學報の

記者たり。一九一九年以降米國ハーヴァード

大學、獨逸ライプツヒ大學等に於て言語學を

修む。一九二三年歸國後北京、厦門の各大學

教授歷任。「人間世」誌を主宰し、中國筆會

員。言語學者及文學者として知られ、幽默

(Humour) 大師の稱あり。著書「冰壁女士

之從軍日記(翻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Importance of Living」其他多し。

(2) 幽默 Humour の音義兼譯。

(3) 荷麥子查姆 Omar Khayyam 1025-

1125

(4) 一味 「一途に」。

(5) 看穿 「見通す」。

(6) 一統 「天下統一」。

(7) 御用廊廟文學 「廊廟」は朝廷と同義語。

(8) 酸溜溜的氣味 儒者の迂腐を斥して

「酸氣」と云ふ。

(9) 吾與點也 論語に見ゆ。

(10) 見出 「見分ける」。

(11) 揭穿 「曝露する」。

(12) 一般 「同じく」。

(13) 販毒 當時軍閥に(ロイン等の販

賣を營む故にかく云ふ。

(14) 逐猶文 李漁の作れる文章の題目。

(15) 定盒 讓自珍。

(16) 中郎 袁宏道、前出。

(17) 子才 袁枚(隨園)。

一五 喫茶

(1) 講茶 社交機關或は民間裁判所とも

云ふべき茶屋(茶館)にて議論する事。法官にも當る父老戚友等と共に雙方の事情を詳かに協議し講釋(講講理評理)するより講茶といふ。

(2) 土斯 Toast

(3) 滿漢饅餅 饅餅は菓子の總名目にして北京にのみ行はる。但し後貧民の間に於ては餃子を意味する事となれり。

(4) 堂倌 南方料理店或は茶館の給仕を云ふ。

(5) 爐竈 釜と鍋。

(6) 格 江南方言、北方の「的」「の意」に當る。

一六 談趣味

(1) 朱光潛 安徽省桐城縣人、一九〇〇年生。歐洲に留學しエティンバラ大學、スト

ラスブルグ大學に學び。"Psychology of

Reading" を以て學位を獲得。文學・心理學・美學に造詣深し。北京大學・燕京大學に教鞭を執る。著書「文學心理學」其他。

(2) 自家人 「同人」「内輪の人」

(3) 牙慧 世説新語に出づ。「他人の言ひし」。

(4) 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

(5) 天下之口有同嗜 孟子に出づ。

(6) 彼此睡不起彼此 互に輕蔑する、と。

(7) 江湖氣 「世馴」。

(8) 葦葦蒼蒼 詩經の秦風に「葦葦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とあり。

(9) 涉江採芙蓉 古詩十九首第六首に「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とあり。

(10) 空梁落燕泥 隋薛道衡「昔昔鹽」に「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涵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霍家妻、關山別

蕩子、風月守空閨、恆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離低、飛魂同夜夢、倦艷憶衰癡、暗隔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と。道衡が文名餘りに高く、隋煬帝之を忌み、後政論を口實として彼を殺す時、「今後も又空梁落燕泥の如き詩を造らんや」と聞けるも有名なる挿話なり。

(11) 山山唯落暉 唐王績野望詩「東皇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12) 蘇辛 宋蘇軾と辛棄疾。

(13) 温李 唐温庭筠と李商隱。

一七 牛

(1) 沈從文 湖南省鳳凰縣人、小説の筆名は甲辰、懋林。始め軍人生活を送り後北京に到り作家生活に入る。初期作品は大抵「晨报副刊」にその後「現在評論」「小説月報」「新月」等に發表。多作家にして著作五十冊に及ぶ。又自傳あり。「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水星」を主宰せり。

(2) 木槲榎 作者の訛、木槲のこと。

(3) 在氣頭下 在氣上とも云ふ、「烟續紛れ」。

(4) 手脚 舉動、動作。

(5) 大坪 場とも云ひ、麥打などに用ふ。

(6) 不肯隨便 「不肯將就」、「贅澤をいふ」「承知しない」。

(7) 到 「着」の訛。

(8) 抗 「かたぐ」。

(9) 到後 「終於」、結局の意。

(10) 究竟 「流石に」。

(11) 太陽角 「瀧顯」。

(12) 大話 小話 大きい口小さい口と云ひし序にいふ。大話は又法螺吹き、大きく出るの意。小話は又お伽噺にも聞ゆ。

(13) 火鏢 火打石。

(14) 砦 山上に設けたる木のとりで。

○この一篇は地方訛を多く出せるものなれば
應用には注意を要す。

一八 擡頭見喜

(1) 舒慶春 筆名老舍、山東省濟南の人、
英國留學、歸國後青島大學講師たり。著書「老
舍的哲學」「趙子曰」等。

(2) 擡頭見喜 元旦に各種の芽出たき文
句を赤き紙に書き門や鴨居や壁などの上に張
る、「喜」「元旦執筆千祥雲集」「元旦書紅萬事亨
通」の如し。「對我生財」「擡頭見喜」もその類
にして、主として自宅の門の向壁等に張る。

(3) 上墳燒紙 清明墓詣りの「紙錢」を

上ぐること。

(4) 又搭着 「それに又」。

(5) 馬虎 「こまかし」、かかる俗語は當
字一定せず。

(6) 也奇怪 「說也奇怪」の略、「可笑し
いことには」。

(7) 兎兒爺 月の象徴として兎の人形を
中秋に飾る。

(8) 非揚貴妃式的醉酒 京劇に「貴妃醉
酒」あり。

(9) 說上一說 「說一說」「說他一說」に
同じ。殊に舞臺の臺詞などに見ゆ。

(10) 翊教寺 北京の胡同名。

(11) 柳泉居 北京の有名なる酒釀造元。

(12) 竹葉青 紹興酒の一種、色の澄みたるもの。

(13) 抄 武器などを引握ぐること。

(14) 一個勁 「一途に盡み掛けて。」

(15) 第一把 第一回をいふ、荒き詞なり。

(16) 綠茵陳 燒酒に藥草茵陳を浸したるもの、綠色をなす。

(17) 櫻子 ちまき。

(18) 城隍爺 鎮守の神様、端午節に神輿

を出す。

(19) 被黒白桑菘給番累壞了 櫻桃は桑の

實(桑葢)と共に賣らるるを以て櫻桃の品も

落ちたるをいふ。

(20) 没勁 「つまらぬ」。

(21) 自從一記事兒起 「物覺えの始めより」。

(22) 接神 神とは靈の神、舊曆十二月二

十三日靈神昇天し天帝に其家の事情を奏す。

送る祭を送壇と云ひ除夜に降り來るとて終夜
限らず之を迎へ祭る、之を接神と云ふ。

(23) 即行 「直ちに」、臺詞口調。

(24) 太平花 花火の一種。

(25) 他先問的我 「彼が先づたづねたの

は自分であつた」。

(26) 紅燭 除夜赤き蠟燭を點して元旦を

待ち明す「守歲」といふ。

(27) 細草紙 包紙に用ふる薄きホルル紙を草紙といひ、その稍上等なるを細草紙と云ふ。

(28) 雑拌兒 歳末に何處の食料品の店頭にも雑拌兒を賣る。餡や瓜子等色々な駄菓子（註）を雜ぜしもの、子供や僕役に買ひ遣るも新年の風俗なり。

(29) 吃個嘴兒 「間食する」。

一九 無常

(1) 迎神賽會 神輿を曳き出す事。賽神會畧して賽會と云ふ。

(2) 東嶽大帝 封神傳に出づ、東嶽泰山

の神。

(3) 面面圓到 「圓滿周到」。

(4) 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上奏文用語、「誠惶誠恐」と同義。

(5) 樊江 紹興城外の地名。

(6) 玉曆鈔傳 俗間信仰の果報物語、澹痴道人撰。

(7) 斬妻凶服 凶服は喪服、斬妻はその最も重きものにて、粗き麻の周縁を縫はざる制なり。

(8) 遺少 前時代の思想態度を帯びたる青年を戯れに云ふ。

(9) 瓜皮小帽 六片の布を縫ひ合せたる

小帽子、瓜に似たり。

(10) 包公殿 宋包拯を祀れる殿。

(11) 碰壁 「碇釘子」と略ぼ同義、行き詰まりたるをいふ。

(12) 紹興師爺 師爺は幕僚・顧問・嘱託の類。清代科甲出身の官吏文章に長するも實際の政務に通ぜず巧滑練達なる師爺に依頼す、師爺は大抵紹興府の人、故に云ふ。

(13) 「我們現在」 當時名記者の論説より引用す。

(14) 神往 「憧憬」。

(15) 鬪島 「島」は「阿呆」の意。

(16) 一雙空手且國王 「死ぬ時は何物をも持ち行かれず」。

も持ち行かれず」。

(17) 跳到半天空 當時作者が被れる評語を態と引用したるもの。

(18) 放冷箭 「陰より中傷す」。

(19) 擺盞見架子 「威張りくさる」。

(20) 滴水不糜 「一滴の水だに交ぜぬ」。

(21) 馬面 牛頭と並びて國王に奉仕す。

(22) 大戲 正式の芝居。

(23) 目蓮戲 専ら目蓮の母を救ふ故事を扮演する濃厚なる地方色彩を帯びたる芝居。

(24) 惡貫盈滿 罪惡の積み滿つる事。

(25) 船 紹興は水の町にて船に乗りて芝居を見る。

(26) 目蓮瞎頭 目蓮誡の囃に用ふる一種の管樂器。

(27) 堂房 同じ祖父母を戴く親族。

(28) 兩脚筆直 死にたること。

(29) 還陽 陽界に歸る、即ち「蘇生」。

(30) 弗 江浙の方言、「不」と同じ。

(31) 雖有後心不怨類瓦 葦子に出づ。

(32) 拿盧布 ルーブルを買ふ、即ち共産

分子を云ふ。

(33) 節育 「節制生育」の略

二〇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1) 翁平伯 浙江省德清縣人、一八九九

年生。北京大學國文系卒業。北京・清華等大學講師。著書「冬夜」「西還」「雜拌兒」「紅樓夢辨」「燕知草」「古槐夢遇」「憶」「讀詩雜記」「讀詞雜記」等。

(2) 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 一個夢 「當時の事は取りも直さず丁度一つの夢である」。

(3) 塞乞相 「げちん坊」。

(4) 班禪 班禪額爾德尼の略稱、西藏喇

嘛教黃教的教主にして達賴に次ぐ。

(5) 三天竺 上中下三天竺、杭州の名稱。

(6) 越提越早 提は「線上げる」の意。

(7) 多們 「多麼」にも作る、「どんな」。

(8) 便宜 「とくする」。

(9) 打漿 糲を漚ぐ。

(10) 爬城 「城壁を攀ち登る」。

(11) 學雞叫 雞の聲色をして城門を開け
ます。孟嘗君の客の故事。

(12) 下作 卑劣なる行爲。

(13) 瀾濱聚英 共に旅館。

(14) 強顏 厚顏ましく。

(15) 花頭 「すさび」氣慰め」。

(16) 一年上 「上」は語調を整ふる接尾
語、別に意味無し。

(17) 俞樓 作者の祖父俞曲園が杭州に建

てたる樓。

(18) 岳墳 岳飛の墓。附近の地。

(19) 我倆 「我們倆人」の略。

(20) 樓外樓 西湖湖濱にある料理屋。

(21) 要子兒 杭州の方言、北京語の「遊
逛」と同義。

(22) 空大鼓 伴奏なき大鼓。

(23) 火龍船 火輪船(蒸汽船)の訛。

(24) 怪驚脚 「怪」は「非常に」。「驚脚」
は江南方言、北京語の「糟糕」即ち「なつて
ゐない」の意。

(25) 搖 漚ぐ。

(26) 南呂懶書眉 曲名。

(27) 三六 曲名。

(28) 如何是了 「了」は「了局」の意、
「どうして始末をつけようか」。

(29) 聽不眞 「聽不清楚」と同義。

中國現代文讀本

編纂責任者

山室三良

編纂委員

錢稻孫

尤炳圻

洪炎秋

菊池租

昭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十月廿二日發行

中國現代文讀本

定價金伍拾錢

編纂者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

責任者 山室三良

版權
所有

印刷者兼

石倉善一

北京王府大街九號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內

發行所

北京王府大街九號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

電話東二四八三〇

82

— 7731